



Anecdotes of Old Beijing

昔日北京大觀

果鴻孝 著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7 号

昔日北京大观

果鸿孝 著

*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钓鱼台甲 57 号 邮编: 100036)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12 字数: 220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090-086-X/Z·4 定价: 9.50 元

前言

40多年前,我在北京潞河中学求学时,就曾有过将北京的风土人情、市井名胜、掌故传闻书写成章的想法,然而由于那时节年岁尚轻,且学业繁重,致使力不从心,未能下笔。尽管如此,我业已蒙发的这一想法并未泯灭,相反地使我在以后的岁月中,更加留意和充实了自己所要书写的内容。

从乌发童子到雪染两鬓,自己在生命的旅途上已虚度了一多半。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从亲身的经历、亲友的谈吐和书本的记载上,自己对北京的过去可以说略有所知。书中所写的话题,不少是自己亲身的经历。如孩童游戏一节,书中所述的那些游戏,都是自己少年时玩过的,直至今日每当提及时,还倍觉亲切。又如名中医和中药一节,四大名医汪逢春先生就曾免费为我治过病。王先生虔诚信佛,后来果然逝于佛堂之上。今天当我走过五斗斋胡同时,还会联想起他当年为病人治病时的情景。至于中药一行,由于母亲经常患病,所以常常拜访医生和出入中药铺,因此什么“汤头歌”、“十八反歌”、“十九畏歌”,当时也能背而诵之。

此外,在我的家族中,有不少位长者是高龄的,如我的祖母在1946年病逝时,年近八旬。至于我的父辈们也均活至耄耋之年,其中我的一位姑母寿至百岁,晚年时若让她说说八国联军的事情,她还能记得很清楚。此外,我家的世交都是数代定居在京城。应当说长辈们的长寿和亲友们的谈吐,为我写昔日北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难得的活资料。至于书本上的记载,那只不过是作为本书的必要补充罢了。我之所以这样讲,倒不是反对人们读书读史,或者认为“自古史书多迷离,常使后人费思量”的缘故,而是

由于书是人写的，书上的记载无非也是作者的所见所闻或人云亦云而已。因此我要提醒人们要做书的主人，千万别做书的奴仆。也就是出自同样的看法，我衷心地希望读者能以审慎的态度去读我写的这本拙作。

本书的出版问世，首先是与几位老前辈的关心和帮助分不开的，胡絮青老师虽然年事已高，且事务繁忙，但却高兴地愿为本书题写书名，而且时时关心本书的出版；张希敏老师不辞辛苦地通览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段锡荣和王启标两位高级工程师对本书部分章节也细心地进行了审阅。

至于本书的责任编辑，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图书编辑部赵从旭副编审，更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这本书的全部书稿是在他不幸摔伤后，于病榻上精心审阅完成的。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的有关领导，也对本书的撰稿、编辑、出版给予了热情支持和精心指导。

本书所有照片（包括封面照片）的翻拍、制作均是晓梦女士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为本书出版做出贡献的各位，我再次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

1992年2月

目 录

古城营建琐谈	
Titbi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Old City's Constructions	(1)
京城砖瓦及其他	
Bricks and the Tiles of the Ancient Capital	(7)
城墙述古	
A Review of the Old City Wall in Retrospect	(15)
文化古街——琉璃厂谈往	
Liulichang, the Traditional Street of Culture	(21)
东安市场话旧	
Tales of the Old Dongan Bazaar	(28)
天桥往事	
Recollections of Tianqiao Marketplace	(35)
话说东交民巷	
The Story of Dongjiaominxiang	(42)
王府旧事	
Reminiscences of Imperial Family	(48)
会馆与公寓	
Provincial Guilds and the Lodging Houses	(54)
早期的新式学堂	
Early Modern Schools	(60)
粮仓述往	
Stories about the Former Governmental Granaries	(66)
谈寺说庙	
On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72)
饮水与排水	
Drink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Works	(78)

城内第一公园	
The First Park inside the City	(84)
吆喝声中的风情	
The Melodious Cries of the Peddlars	(90)
婚丧嫁娶习俗	
Customs of Weddings and Funerals	(96)
街道名称溯源	
The Origins of the Street Names	(102)
庙会杂谈	
Tales of the Temple Fairs	(108)
京城的服饰	
The Apparel of the Beijingers in the Past	(115)
京吃	
Beijing Snacks	(122)
五花八门的行业	
Various Trades and Businesses	(128)
往日交通工具一瞥	
A Glimpse of the Past Transportation	(135)
手工艺的奇葩	
Handicraft Masterpieces	(142)
四季气候谈	
The Weather of Four Seasons of the City	(149)
京话小议	
About the Beijing Dialect	(155)
曲艺和评书	
The Folk Art Forms	(161)
“会”的种种	
Sects and Societies	(167)
戏园子与茶馆儿	
The Theatres and the Teahouses	(173)
写北京的竹枝词	
Poems about the Life of the City	(179)

孩童游戏	
Children's Games	(186)
岁时习俗纪略	
A Brief Account of Festivals	(191)
京城瑞蚨祥	
Reifuxiang, the Most Famous Cloth Store in Beijing	(198)
乐家老铺同仁堂	
Tongrenta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ore of Yues Family	(205)
漫话当铺	
Talking about the Pawnshops	(211)
繁华的商业区	
The Busiest Downtown Districts	(217)
几种金融业	
Various Financial Trade	(223)
说说京城的“市”	
Old Markets of Beijing	(229)
破落的旗人	
The Declined Bannermen of the Manchu Minority	(235)
名中医和中药业	
The Famous Doctors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240)
技高一筹的匠人	
The Highly Skilled Craftsmen	(246)
京城“花子”	
Beggars in Old Beijing	(252)
“八大胡同”和“洋窑子”	
The “Eight Alleys” Brothels and the Red-Light District	(258)

古城营建琐谈

谈到北京昔日的建筑，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那雄伟的宫殿，巍峨的牌楼，庄严的寺庙，以及那恬静的园林和典雅的宅院。这一切可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上的杰作。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绚丽的结晶。

从历史上看，北京正式作为帝王都城已有 800 多年历史。作为一个封建王朝都城的一些必要建筑早在金代海陵王时就已开始了。他曾命其丞相张浩等人参照宋京汴梁的格局建造了城垣、宫室。金灭元继，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 年）决定弃金中都旧城，选择金旧城东北郊建新都，这便是元之大都。1368 年，明军陷大都，改大都为北平。20 余年后永乐帝定都于此，并改北平为北京。自永乐四年（1406 年）始，明王朝便大规模营建北京，至永乐十八年（1420 年），北京营建基本完成。清代自康熙朝开始，对明代建筑也做了不少的修建。

在北京，自金以后各代在建筑上都有所继承亦有其发展，彼此各具特色。金代建筑保留下来的不多，明昌三年（1192 年）架于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是为代表。该桥“插柏为基，雕石为栏，栏上石狮子抱负不可胜计”。元代建筑重视石工，曾设采石局并置有专官。北京附近盛产石料，制作方便，故殿柱之基石，殿堂之阶石，以及石刻之类颇多。原德胜门内之铁影壁就是元代留存下来的石刻之一，现已移至北海北岸五龙亭的东北方。

明代建筑其梁柱多用楠木，永乐四年（1406 年）为营建北京，曾分遣大臣采木于江南川、赣、鄂、粤、浙诸省。今昌平永陵的楠木殿即明代建筑之精华。至于清代，其宫室乃仿自明而俭于明。然而就清代园林建筑来讲，则又远胜于明。早已不复存在的畅春

园、圆明园和今日尚存的颐和园，堪称清代园林建筑之代表。

从高处俯瞰北京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城池中央在阳光照耀下的一片金黄色建筑群。这便是占地达 72 万多平方米，有宫殿 9 千余间的紫禁城的所在。当你步入其中，便会发现这里的殿宇大都是木结构、琉璃瓦顶、红墙、白石底座并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尤其是那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覆盖着金黄色琉璃瓦的屋顶，更是令人叫绝！

如果人们只是走马观花，看看紫禁城里的建筑，那么只能会对这里的屋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仿佛都是大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屋顶”。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建筑上的屋顶类型是不尽相同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即三大殿和内廷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六座宫殿是明清皇帝们进行统治活动的中心，在宫城中占据着重要的部位，因此大多屋顶为重檐庑殿顶或重檐歇山式屋顶。所谓重檐庑殿顶，就是具有两层檐的庑殿顶。庑殿顶实用在矩形平面的建筑物上，由于面宽较长于进深，因此屋顶前后两坡成为正脊，而左右两坡则同前后坡相交成四条垂脊，加上正脊共为五条，故把单檐庑殿顶的殿宇称为“五脊殿”。而重檐歇山式屋顶，即有两层檐的歇山顶。至于歇山顶，它的屋顶分为两部，上部有正脊一条和四条垂脊，下部还有四条与庑殿顶相似的戢脊，其脊的总数达九条，故歇山顶的殿宇又称“九脊殿”。

除了庑殿顶、歇山顶而外，还有硬山顶，它是把檩子砌到山墙里边封住，这样就形成四条垂脊两面坡的屋顶。悬山顶，与硬山顶相似，所不同的是屋顶各檩伸到山墙之外，沿着两山檩头钉上搏风板，这样不仅可以保护檩头亦可保护山墙。攒尖顶，有四角攒尖和圆形攒尖两种形式，前种形式有四面坡，四条脊，后一种形式没有脊。两者上方均安有琉璃或鎏金的宝顶。盝顶，为四角、六角或八角形的屋顶。采用梁架结构，以四柱为支撑，上面加枋子和扒梁。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屋顶当中以重檐庑殿顶为最高

贵，其次则为重檐歇山顶了。

在紫禁城里大小建筑物屋顶之上，都铺着琉璃瓦，除大面积使用金黄色琉璃瓦外，还有多种色彩的琉璃瓦和琉璃饰物。“琉璃”二字最早见于汉代成书的《盐铁论》。以琉璃瓦建宫殿，其正式记载乃始于北魏。到了宋代，宋朝的使者到了金国，见到琉璃瓦覆于屋上深为惊叹。故此可知琉璃瓦当时已在金都被广泛使用。宋朝以后，尤其是明清时代，烧制出来的琉璃质地坚硬，色泽绚丽，成为重要建筑不可缺少的材料。明永乐营建北京时，北京琉璃窑场曾烧了大批的琉璃瓦件以备使用。

紫禁城中的前三殿以及文华、武英等宫殿一律使用黄色琉璃瓦，以示皇帝施政场所的庄严。其中以太和殿使用的琉璃瓦为最多，太和殿亦称“金銮殿”。它是等级最高的重檐庑殿顶建筑。它的正脊两端饰物称“鸱吻”，是采用13块中空的黄色琉璃瓦件而拼成的，它是传说中的一位龙子，由于这位龙子能喷浪成雨，故将它放于脊之两端，取其喷水镇火之意。除正脊外，顶上的八条垂脊，每条垂脊之上都饰有一位仙人和十条走兽，成为皇城内唯一在屋顶上有如此多的琉璃走兽的建筑，这十条琉璃走兽的名字分别是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每个走兽都做得活灵活现。除了这些饰物外，还大量使用了琉璃瓦件，仅上下檐前后两坡就用了筒板瓦十万件之多。

至于“内廷”的建筑，则采用黄、绿两种颜色的琉璃瓦，而皇城内的御花园、宁寿宫花园、慈宁宫花园里的建筑，不仅屋顶形式不一，同时屋顶的琉璃瓦极少用单一的黄色，有绿瓦黄剪边，亦有黄瓦绿剪边等几种形式。这样就使造型优美的殿阁楼亭掩映于古柏花木之间，显得分外幽静典雅。

除宫殿的琉璃瓦屋顶外，昔日北京的牌楼建筑也颇具特色。牌楼亦名牌坊，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珍品。

北京的牌楼从外表看，有一间二柱一楼、一间二柱三楼、三间四柱三楼、五间六柱五楼等多种形式。其柱有出头的和不出头

的，所谓出头就是柱的上端高出明楼的楼顶，不出头的牌楼其最高点为明楼的正脊。在北京，街道上的牌楼大多为柱出头的，而宫苑内的牌楼则多是柱不出头的。

从牌楼的材质结构看，大致以下面三种为多，一种是木牌楼，这种牌楼在北京的数目最多。牌楼基是以柏木作桩打入地下，基础上的各根柱子的下部，都用夹杆青石包住，为了牢固起见还要再用铁箍箍紧，使其上下呈长方墩形。若柱是出头的木牌楼，其顶部出檐很短，两山呈悬山式或庑殿式。每根柱端耸出脊外，顶上有毗卢帽以避风雨；若是不出头柱，则柱子的上端以“灯笼榫”直抵檐楼的正心檩椽，与檐楼斗拱连成一体。牌楼上有的覆盖着琉璃瓦，有的则覆盖着灰瓦。过去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单和西单牌楼均属木牌楼。

另一种是琉璃牌楼，多建于坛庙、寺观之中。这种牌楼以青石为基础，上面筑砖，砖壁甚厚，其间开门三，壁下的白石弥座上雕以图案。壁面嵌砌着琉璃砖，看上去庄严肃穆。昔日北海天王殿、国子监、东岳庙、西山卧佛寺、香山昭庙的牌楼均是琉璃牌楼，其雕制烧造都相当美观，可称是牌楼建筑中的杰出之作。

再一种是石牌楼。此种牌楼多建于陵墓的所在地。如北京昌平明十三陵的牌楼，它是一座五间六柱十一楼的形式，面宽近30米，高14米有余，梁枋、斗拱、屋顶均仿木结构形制雕刻而成。梁枋之上雕刻着彩画。牌楼的六根方柱下均有巨大的夹柱石，细看石上雕有形象逼真的狮子、麒麟、龙及海兽等动物形象。它已屹立在陵区入口之处达数百年之久了。

北京由于是座古城，又是座数个封建王朝的京师所在，因此这里昔日建造的牌楼相当的多，这些形式各异，建筑古朴，美观大方的牌楼，将北京的街道、桥梁、园林、寺庙以至陵寝等，装扮得使人看去更加悦目。

说到北京的宅院，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就其规模来讲，宅者为大，院者为小。院是宅的组成部分，宅中必含有院。在北京常

常听人们讲什么“四合”、“三合”之类的话，这四合即指在一个院子里有东、西、南、北彼此相向的房屋，而三合则缺少一个方位的房。以四合而论，一般来讲，由于北京四季气候及风向的不同，阳光照射角度的不同，因此人们总是愿住冬暖夏凉的北房（即座北朝南的房）。所以院落中的房，多以北房为主房（或称上房）。然而也有以其他方向的房为主房的，这就是北京人常说的南为上，西为上或东为上之类。

如果四合院以北房为主房，其院落之门多开于东南，辟南房一间为门道，或单开一门，进门在东房山墙建有贴山影壁一面，左拐为一长方形或四方形院落。若北房为3间，往往东西配有较小的耳房。耳房与东西厢房山墙间的空地称为“天井”。东西厢房一般是各3间。南房也多为5间，东西两间较窄，东边一间南房若作为门道，西边一间多作存放东西用。这种院落之中，往往有个花池，栽种着一些应时的花草，若无花池，也要放些盆栽石榴或夹竹桃之类的花作为点缀。

至于宅，其门一般也是在东南角上，大门也分屋宇门与墙垣门。对着大门设有影壁，门之两侧还建有八字形影壁，进门后常有一面砖雕影壁，向西拐进入前院，这里一般仅有倒坐的南房，南房对面乃是个垂花的中门。这垂花中门实际上是一间通向四方的过道房，进入垂花门，上面有4个大字，分刻在4扇门上如“中平明正”。平时门是关着的，以便挡住对北房的直接视线，若遇院主人家有喜庆大事时，才摘去其门，使其直通第二进院内。平时进垂花门向东西走，通过将东西北3向房联在一起的“抄手游廊”到各房去。在正房后面，再建后罩房数间，这便构成了宅的标准。有的第宅还可以向纵深发展，成为数进院落的大型宅子。

北京宅院的建筑充分地表现了我国封建的宗法观念和家族封闭观念。昔日我国封建社会往往以三世、五世同堂为荣。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内外有分作为标榜。因此只有这种全封闭式的宅院方能适应这种需求，因此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和具有多个院落的

宅子才能应运而生，形成了北京绝大多数住房建筑的模式。

关于北京的建筑，所要讲的远非以上几个方面，之所以要谈这些方面，乃是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明显的地区代表性。

京城砖瓦及其他

古都北京建筑恢弘，气势磅礴，那巍峨的城垣周长绵延 60 里，紫禁城里的宫殿群又是那样风格绮丽，宏伟壮观。京城中街道房舍由南而北，自西至东，布局合理，经纬分明。观那城内外的寺庙观庵，看那错落在各处的大小园林，无不使人赞叹昔日北京在建筑方面的独特风貌。在赞叹之余，人们不由得就会想到这独特风貌的建筑所使用的建筑材料。

砖、瓦、石、木、灰、泥是以往北京建筑中所常使用的材料。其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乃是“秦砖汉瓦”。谈到砖，我国粘土砖的生产，历史悠久，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甚至秦汉以前。早在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城市的出现，营建宫室，修筑高台，砖就较多地被应用了。到了战国的晚期，已经有了陶制的栏杆砖以及排水管砖。从战国、西汉到东汉，王室墓穴的结构也多以砖砌成。东汉的墓穴中不仅用空心砖，有时还饰以画像砖。时至唐末五代，南方较大的城池如江夏、成都、苏州也相继采用了砖甃城。

砖为黏土制坯，经过阴干入窑烧制，待烧好后，烟薰饮水而成。俗称“过水砖”。因为它呈灰颜色，故又称灰砖。昔日北京的建筑用砖均为过水砖。只是到了现代方有不过水黏土红砖的应用。一般民舍所用的砖，多系京郊烧造，如今称为某某窑或窑坑之处，多为昔日烧砖之所。

砖的种类颇多，从形状上看，可分方砖、条砖、楔形砖、鸱吻砖等。以质量而论，又可分为质细而坚的镜面砖和质粗且薄的沙板儿砖。就一种砖来讲还可细分，如条砖又可分为素面条砖和细沟纹条砖。方砖也可分为质较粗的台面方砖，质较细的镜面方

砖。

除此以外，还有供某种专门建筑或派作某种专门使用而烧制的砖，如北京的城垣用砖。早在明代，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垣时，就采用了大小两种城砖。所谓小砖，是指元代砖或按元代砖形制烧造的城砖。这种砖长 29 厘米，宽 14.5 厘米，平均厚度为 4 厘米。这一尺寸较之普通的条砖要大；至于大砖，是指明代永乐年间开始烧制的城砖。其规格是长 48 厘米、宽 24 厘米、厚 13 厘米。这种大城砖最初烧造的地点较多，如临清、聊城、安阳、无锡、利津、江都等地都有烧制。这些地点大多在沿运河两岸，看来当时是为了便于运输。后来为了确保砖的质量和集中管理起见，明政府的工部在山东临清建官窑 12 座，设营缮司管理，统一烧造，定额每年 1 百万块。明政府选择临清为烧制地点，一则是便于水运；二则据临清县志记载，其地多埴土，含十分之六以上黏土（胶泥），十分之四以下沙子粘土含沙适量，烘干或烧结时不易开裂，适宜制作优质砖。

至于派作某种专门使用而烧制的砖，可以“金砖”为例。当人们进入故宫，看见“三大殿”地上铺的那光润有似墨玉，踏上去不滑且不涩的方砖时，你可知道这便是闻名遐迩的金砖。此种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它颗粒细腻，质地密实，若悬起敲打，便会听到金属的声响。此种砖是当时铺地的上好材料。据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这种砖所选的土是“黏而不散，粉而不沙”。选好土后便“吸水滋土，人逐牛错趾，踏成稠泥，叫作炼泥”。泥炼好以后，“填满木框之中”，“平板盖面，两人足立其上，研转而坚固之”。然后将制好的砖坯阴干，再入窑烧制。明代这种金砖多为苏州等地烧造。苏州等地烧制的金砖，除选土、炼泥、澄浆、制坯、阴干等工序需精加工外，在烧制时也颇要下一番功夫。据明人张向之所著《造砖图说》所载，砖坯“入窑后要以糠草薰一月，片柴烧一月，棵柴烧一月，松枝柴烧四十天，凡百三十日而膏水出窑”。烧制出的这种金砖，在埧地以后还要浸以

生桐油，使其润而生辉。

在建筑宫室、坛庙、王府以至城垣等比较考究的建筑物时，所用的砖除选择质佳的外，每块砖在使用前还都需要砍磨。所谓砍即用瓦刀将砖粗略地砍成大小均等的长轴梯形，然后再上砖桌子细磨，使砖的各面都又细又平。当建筑用砖时，用此种形式的砖对缝交错使用，并灌以白灰浆，俗称“磨砖对缝”。

在以金砖墁地时，其砖亦需砍磨，然后将地抄平，弹线，试铺，铺泥，最后按试铺要求墁好，刮平。为了确保质量，要求砍磨2尺金砖，每一工只能砍3块；在墁地时，每瓦工1人，壮工2人，每天只能墁5块金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慢工出巧匠”。

至于北京的一般平民住房用砖，则以粗制条砖和“砖头儿”为多。所谓砖头儿，乃是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碎砖块。北京的泥瓦匠用砖头儿砌墙和砖头儿盖房堪称一绝。无论多么碎小的砖头儿，北京的泥瓦匠人均能在砌墙或盖房时使用上。往日在北京常见到房舍的山墙、院墙和影壁四边用整砖，中间则用砖头砌成，这种砌法称为“棋盘心四角硬”。为了美观，这块用砖头儿砌成的棋盘心还要抹上灰，有的还在其上作画，让人看上去颇为雅致，然而不是行家岂知这乃是“馅儿活”。

北京昔日用砖的规格，要看建筑物的大小高矮而定，一般来讲是有着一定比例的。比方要建11开间的房屋，所用的砖需3寸厚；7间的用2.8寸厚；小于7间的普通房舍则用2寸厚。又比如砌砖墙，高4尺以下的用两块相并，若5尺以上至1丈，则用3块砖相并，每升高1尺，则斜收1寸。

谈砖自然就想到瓦，因为这里所说的瓦和砖一样，系由黏土做成坯，然后烧制而成，称为黏土瓦。

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传说中有“昆吾作瓦”，但不可信，因商代的建筑中均未发现有瓦。待到西周时，板瓦、筒瓦及人字形断面的脊瓦和圆柱形的瓦钉出现了。这种瓦嵌固在屋面泥层上，解决了屋顶防水的问题。到了春秋时期，瓦